

湖南省文艺创作扶助基金会
资助出版

祁山谣

李光华 著



百花洲



湖南省文艺创作扶助基金会
资助出版

祁山谣

李光华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祁山谣 / 李光华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 12
ISBN 978-7-5500-3132-6

I. ①祁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73779号

祁山谣 李光华 著

出版人 姚雪雪
选题策划 周瑟瑟
责任编辑 杨旭
装帧设计 罗志义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邮编 330038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长沙市井岗印刷厂
开本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
印张 8.5
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 210千字
书号 ISBN 978-7-5500-3132-6
定价 28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8-523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刷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悠远的乡愁（序）

林乐伦

同事是缘。

我与作者真正相识，是在2014年8月调任衡阳市文联主席之后。巧合的是，他先于我两月从原单位调到市文联工作，完成了三进三出宣传部的“李光华传奇”。

1996年，市委宣传部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八名工作人员，开衡阳市公务员招考之先河。我当时在市人事局工作，参加了这次招考活动。在众多考生中，李光华表现突出，便也记住了这个名字。我与作者的第二次接触是2008年中央电视台“寻宝”节目走进衡阳，我是参与者之一，而李光华已是宣传部新闻办副主任了，他负责组织工作，这个节目最后的获奖证书都是他用毛笔填写的，字迹工整，有传统功底。

做完活动我才听说，作者头一年自费赴北大读研，刚刚被劝归原职走读不久，没想到第二年他又响应市里“推动全民创业”号召，成为本市机关公务员停薪留职下海创业第一人，南下广州追梦去了。2013年10月，作者被召回衡阳，第二年与我一前一后进入市文联工作，同在一个锅里吃饭，茶余饭后，时常聊起“三进三出”的不为人知。

文艺无他事，说一说乡愁，讲一讲故事，各自使用的法

宝不同，要讲好了也不容易，这就是所谓创作吧。大家有什么好的作品没有？我在机关会议上不经意的一句问话，引来了作者呈上来的一叠厚厚的打印稿，封面上赫然写着《第一代母亲》，什么来头这是？作者说这是一篇讲述自己母亲故事的长篇文章，她在共和国成立之际结婚生育，故称为第一代母亲，只是书名还没想好，原来的标题《桂英不姓穆》也觉得不妥，请我先看看，容他以后再改。我了解到，《桂英》是2003年始见于“红网”文学论坛的一部知名网络文学作品，当时担任“坛主”的“大隐于网”正是作者本人。促动大隐着手网络文学创作的却是他进入宣传部后的“七年之痒”，其时他升迁不顺、家庭失睦、母亲病危，作者愁肠百结，去意徘徊，便成日在网上更新故事，排遣忧愁。作品完成之后，他便开启了“三进三出”的疯狂模式。

既然这个文本前身是网络文学作品，那就自有其特点和不足，从思想内容上来说，这个文本最初比较写实，虚构不足，毕竟一篇文章总归要升华到一定高度的，要有对于生存意义和生命本质的不断追问。我和出版社编辑同志向作者提出了类似的意见，在修改的时候虚构要增加一点，详略要拉开一点，视野要拓展一点，进一步走出那个纯家族的故事，在时代特征和民族命运方面寻找一些联系和共鸣。作者虚心接受了，修改了，重写了，并受到启发拟定了这个《祁山谣》的篇名，我认为也是蛮好的。

在《祁山谣》中，作者全景式地展现了一个家族百年间的历史，而这一百年，是我们整个国家、整个民族从共产主义引入中国并开始深刻实践，依次经历抵御外敌入侵、国共两军决战、新中国成立、社会主义建设、改革开放，直到今天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。这一百年，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只是随风

微澜，而对于个体生命甚至家族来说却非常漫长，承载了太多的血与泪、生与死、爱与恨、大悲与大喜、狂欢与落寞、光荣与梦想。在我看来，作者叙述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历史，也不仅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，而是反映了全人类在这一百年间共同面对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迷惘，这种悠远的乡愁是全人类都可以共同感知的。

以六零后的视角披览此文，我能感受到很强的“代入感”，今天的读者更乐于读到带有“事”的作品，这个“事”就是要写出生活的原汁原味和真情实感，这正是“代入感”产生的基础。它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家族历史的相似度，一方面来自于对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生存状态的熟悉度，还有一方面来自于与作者近似的社会感知度。我对小说品质的判断比较简单，要有一股看不见的推动力让我有兴趣把它持续阅读下去，要有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让我担心和关注，要有人物和故事在阅读之后仍在我的脑海里“视觉暂留”，我承认这些阅读体验在《祁山谣》中都是可以获得的。在作者真实、纯朴的叙述中，家族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在娓娓细语中徐徐展开，让你为他哀叹，为他开怀，不知不觉已经身陷其中，感慨系之。

作者谈到在上学的时候，曾有志于在散文、小说与诗歌之间探索一种全新的语言载体，以期拓宽汉语的写作空间与想像空间，惜乎他这样的探索未能一以贯之，正如他曾经使用过的一个红网签名“我不事写作好多年”。虽是戏言，但我以为，除了诗歌因素，作者的这种写作特质在文本中多少是有些体现的。从技术层面上讲，作者在叙述的时候做到了冷静、客观而又气度从容，在宏大叙事面前持有一份可贵的定力，而且后面越写越流畅，越写越自然。他的语言没有花腔，没有堆砌词藻，难觅任性的斑斓色彩和摇曳多姿，这种风格是我比较欣

赏的。此外，作者在人物性格及心理刻画、故事设置和表述能力、局部细节营造等层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，作者把跨越百年的往事一气铺陈而下，丝毫不显梗塞，还有一点精致美感，让人无法猜到下一个章节将会陈述什么，但当情节出现时又显得自然而然，其剪辑、切换功夫可见一斑。

我认为小说是虚构的艺术，虚构的成分越大，证明作者的文字能力越强，但作者似乎做不到为表现文字能力而增加太多的虚构成分，尤其是给个别家族成员设置一些残酷、灰暗的情节，加以渲染，增强故事蕴含的震撼力。非但如此，对于作者知情的个别人物的负面表现，家族成员之间的激烈冲突，还有个别人物受到的严重伤害，作者要么流露出一种矛盾心态，要么简单地一笔带过，压抑了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快感。这或许是作者家丑不可外扬、为尊者讳、为逝者讳等传统价值理念在起作用，毕竟日后他还是要面对整个家族的。于此我们也过分强求不得，希望作者的下一部非自传体作品能摆脱这种羁绊。

同事数年，我对作者的了解渐渐全面深入，我发现作者的“三进三出”其实是出了宦海进了商海，出了商海又进了艺海，这不是有意安排的剧情，却是作者成长的宿命。有道是宦海沉浮，商海弄潮，艺海无涯，“影视歌”三栖，若不是“四大天王”，注定难有大的成就。在此我不妨引用《祁山谣》中的一句歌词“人无再少是年华”，我以为常人终其一生的努力，也只能做好一件事情。前半生蹉跎就蹉跎了，疯魔就疯魔了，下半生我们还是要沉淀下来，写作也好，书法也好，认个方向，定个规划，攒点作品，有所交待。作者喜欢在湘江游泳，无论季节的更替，天气的阴晴，江水的涨落，总是固执那一份洁癖初心，油污不靠边，水草不踩踏，泥滩不登岸，总是在执着地寻找那一泓沧浪之水和洁净沙滩，为此不惜付出更多

的努力甚至额外的风险。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，选好的路就好好走下去吧，作者今后无论成功与失败，根由大概就在这里吧。是为序。

（作者系衡阳市文联主席、党组书记）

祁山谣

QISHAN YAO

CONTENTS

目录

楔子	001
第一章 祁山人家	007
第二章 喋血祁山	036
第三章 换了人间	070
第四章 苦中作乐	103
第五章 寒门母子	136
第六章 悲欣交集	178
第七章 无尽眷恋	206

目
录

01

楔子

楔
子

李桂英四十七岁那年，我家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。

那是1983年夏天，白地市的李良元、李桂英夫妇，命十八岁的小儿子到镇西杨旗岭采石场去写墓碑。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。

临行，妈妈李桂英递给我一个塑料袋子，里面装着两根油条和两个肉包子，她略带怜惜地对我说。

“满螺丝（满崽），你要是上午写不完，古（这）就是你的晌饭了。”

这些食物都是自家店里做的，让我家成为万元户的，正是这个开了三年多的夫妻早餐店。

杨旗岭采石场就在白太公路边上，我到村里一打听，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个打碑的老石匠。

老石匠长得有几分像共和国那位农民副总理，身上的皮肤墨扯子娘黑，俨然那些在黄土高原上修梯田的西北汉子。他身边跟着一个小女孩，很像他的孙女，其实是他的小女儿。

“墨扯子娘黑”意即墨黑，白地市的方言有点夸张。比如雪白、血红、冰冷这些词，说出来的画风就是这样的：雪虎子

娘白、血影子娘红、冰构子娘冷……发音奇特的地方就更不好用文字来表述了，比如“冷、井、讲、下、眼、行、学”这些字，又完全是广东白话的发音。

这种方言是祖上从东边几百公里外的江西带过来的，不知道几百年后的江西人是不是还是这样说话，而白地市一带的湖南人就一直这样说话。在广东呆过几年之后，我似乎是弄明白了：我们的祖上从中原地区迁徙到江西，在这里再次分流：继续南下两广的，成了客家人；右转向西的，就成了湖南人，或是四川的客家人。

小时候，我们非常享受这样的方言游戏，孩子们凑在一堆，没完没了地造句为乐。如今，我们土得掉渣的方言段子，已经成了衡阳方言小品节目中的杀手锏。

老石匠把我带到山坡上的一个采石坑里，那里并排躺着四块双人课桌大小的石碑。老石匠用他那干牛皮一样粗糙的手掌刷刷地刮开碑面上的石渣，扭头对我说。

“就在古里写吧，我去给你打碗井水呷（喝）。”

那时候，我已经断断续续临过两年的《多宝塔碑》，但像今天这样学以致用书石，还是第一次。我拿出老爸李良元写给我的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四块墓碑主人的基本信息。

高祖父李公际豪

高祖母李门吕氏

祖父李公明安

祖叔李公明友

下半页还写着我们这些在世的男性儿孙的名字。

李桂英刚巧在一个特别的年份生下了我，我从小到大就没有接触到清明祭祀这些旧东西。八十年代，白地市渐渐恢复了一些清明节的活动，李良元夫妇也就动了心，张罗着为早年逝

世的先人补上几块墓碑，这才有了我今天的差使。

写完碑几天后，我再次奉命过来验收。老石匠起劲地夸我的字写得好，还杜撰了一个“刚体字”的概念来恭维我稚嫩的书法，我发现许多笔画都被他自作主张地作了修改，却不是我希望的那样，比我写的原样更好一点。

我对自己无师自通的书法和他自以为是的雕刻都不满意，完全不是我理想中的样子。我默默地带着一点失望回家，努力不去想那些大字写得好看的古碑：毕竟写手不是当年的写手，匠人也不是当年的匠人了。

抬碑和树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，这是老爸李良元带着两个哥哥，再从苍江桥李家屋里请来几个同姓亲戚共同完成的。而当年我刚刚大病初愈，被父母免除一切重体力劳动，因此只能做一个旁观者。

“良元哥，你现在是大老板了，你打的古几块碑确实是盖过整个白地市了啊！”一位本家叔叔赞道，他被那四块石碑空前的大块头震惊了。

李良元只是笑笑，没有说话。三十多年前，李良元还姓伍，本名叫做伍孝回，他是解放那年入赘到李家的。为了区别李、伍两家这种特殊的关系，我辈称外公外婆为祖父祖母，爷爷奶奶还是叫爷爷奶奶，以免混淆。

李良元这位八十年代的新土豪没有多少文化，这在他为墓碑挑选石料这个事情上就露了馅：这些石灰岩石碑看起来高大阔气，实则不耐风化，何况上面还有白色的石筋，有的背面还粘着一层风化石，粗壮笨重，暗藏隐患。二三十年过后，这些碑就断的断、脱的脱，就像经历了一场战火，残破不堪。

而山上那些同治、光绪年间的老碑，虽然只有新碑的四

分之一大小，没有什么造型和装饰，被人瞧不起，叫做“和尚碑”，却是用高密度的黑砂石打造的，而且在四十年代中后期经历了两场真正的战火，却依然保存完好，字迹清晰。九十年代起，白地市人精明起来，选择也多了，人们用花岗岩，甚至汉白玉替代了石灰岩来打造墓碑，但仍然赶不上“和尚碑”的坚实耐用。说到底还是古人识货，这也是“同光中兴”留下的实物验证。

就在那个骄阳似火的上午，李氏父子们带着可笑的自豪感，挥汗如雨、连拖带抬地把四块巨碑一一扛到了墓地上。

四位先人的墓地分作两处：以苍江桥村为中心，李际豪、李吕氏的墓地在北面两里地，李明安、李明友的墓地在南面一里地。这也是之后几十年我们在李家祖山扫墓的主要路径。

来年清明，我们全家出动去上坟——我说的全家，是包括家里所有的男性和女性。旧时候，女人清明上坟是一种禁忌，即便在当年，我们家里这样做也是一个大胆的突破。

那是我记忆里第一次合家享受清明踏青的乐趣。祁山北麓的白地市，丘岗起伏，风和日丽，空气清新，芳草如茵。大姐、姐夫牵着一对小外甥，大哥、大嫂抱着小侄儿，爸爸、妈妈、二哥还有我，一家人说说笑笑沿着那条祁山东麓流过来的小溪，走到李际豪的墓碑前，这里看上去是一片绿油油的黄花菜田。看到黄花菜苗长势喜人，李桂英便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一首高亢清亮的歌谣。

石头渣子夹泥巴
不种五谷种黄花
黄花摘过年年有
人无再少是年华……

这首歌谣被李桂英唱得自由婉转，游刃有余，显示出当年唱戏的功底。她在每句的第四个字后面，都加上了一个随意变化的语气词“哎、啊、呃”，类似于楚辞中“兮”字的功用，听起来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山歌相类似。也许古籍中的“兮”就是指代所有的语气词，而不是真的要一尘不变地读成那个别别扭扭的“兮”。

大嫂是在江西长大的，不太明白歌词的意思，大哥就给她解释道：“前两句唱的是我们祁东县西部地区的土质不好，很多都是石头和‘夹泥巴’（粘土）混合的劣质土，还有我们古里夏秋干旱少雨，水土条件恶劣，不宜种植水稻和其他粮食作物，却适合大面积种植耐旱的黄花菜，所以我们祁东县是全国著名的黄花菜之乡。黄花菜又叫忘忧草，后面两句就不用解释了吧。”李桂英听了长子的解释，颌首表示同意。

“古里葬的是我爷爷。”李桂英指着大石碑说，“古里原来都是成片的墓地，学大寨的时候开成了梯田。再不树个碑，坟头就要被平掉了。”看来去年书石树碑，多半是李桂英的主意。

李良元带着大家一起插花、烧纸、焚香、叩拜、放鞭炮……唯一不规范的就是没有献三牲，之后我们家也约定俗成，比人家少提了一个篮子，一直如此。然后，一行人又绕过半口山塘，来到李吕氏的墓前。李桂英说：“古是我奶奶的墓。”

现在看清楚了，李际豪夫妇的墓碑隔塘相望，李际豪的墓碑向南，朝向连绵起伏的祁山和永州方向；李吕氏的墓碑向北，朝向林外的七宝山和衡阳方向。这种奇特的安排，让人仿佛看到两个慈祥的老人坐在小板凳上，隔着一口水波不兴的小山塘，脉脉含情地长相厮守在衡邵公路旁的一处小山湾里。

那个清明节，年近五十的李桂英步履轻松地走在苍江桥的祖山下，隐约还有一点她当年唱大戏时走台步的影子，白地市管祁剧叫“大戏”。阳光透过嫩绿的枫叶洒在她白晰的脸上，平日那些小雀斑几乎看不见了，脸上微微有些汗意，红扑扑的。她穿着一件白衬衣，两只长袖挽了起来，裸露的手臂抱着脱下的外套。

一路走来，李桂英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，嘴角灵动，机敏地捕捉着每一个话题。每一件平凡的事物，从她的口里说出来总是那么妙趣横生，几十年来，她就是凭借这种非凡的能力，征服了白地市的男女老幼，大家亲切地叫她“老女人”，总是老女人前、老女人后的缠着她讲笑话，寻开心，这个“老女人”叫顺口了，也成了李良元对自己老婆的称呼。今天是李桂英在家人面前讲话最多的一天。

“唉呀，今天来了古么多人，爷爷奶奶在那边肯定很开心！”

李桂英说道，“他们肯定想不到，我们还有古么一大家子，我们李家还有你们古么多后人。”

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就是从那一年、那一天开始，李桂英在其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反复向我们讲述她和她的家庭过去的经历。在李桂英每一段触景生情的讲述中，我们开始慢慢了解自己的家史和祁山周边巨大的变迁。

第一章 祁山人家

1. 叫化

此祁山非彼祁山。这里说的祁山，是湖南衡阳与永州两地的界山，而不是“诸葛亮六出祁山”那个甘肃陇南的祁山。

“在我还没养的时候，白地市一带发生旱灾，我的爷爷李际豪、奶奶李吕氏带着还没讨亲的爸爸李明安、叔叔李明友离开苍江桥，沿着‘百马大道’，翻过熊黑岭，来到祁阳下马渡的大桥湾讨米。”李桂英指着白地市南面的祁山说。

从地图上看，祁山山脉酷似一枚大头朝西、孑然而立的海马。白地市立在这只海马的后脑勺上，大桥湾夹在它的下巴窝里，梅溪则挂在它的脚后跟上。

祁山这只骄傲的“海马”，畅游在南岭越城岭与都庞岭之间的“海湾”里。它头顶着越城岭山系的四明山，脚踩着都庞岭山系的阳明山，东西两侧是衡永两大丘陵盆地。祁山最高海拔不过800米，但四下里地势低平，衬托出它的巍峨险峻。湘江北去，直接撞在它的肚皮上，被迫转向东南，贴着它的脚底，绕过白水和归阳，继续北上，直达洞庭。

百里祁山地处湘桂大通道的要冲，是一道军事上的天然屏障，历为兵家必争之地。雄踞祁山，南宋杨再兴就敢占山为

王，迎战中原来讨的岳家军；据险而守，满清湘勇就能一夫当关，逼迫广西来犯的太平军绕道而走……

三国时，吴国在祁山一带置县，因县治在祁山西南，故称祁阳县。白地市就在县城东北50里开外，这里地处衡邵干旱走廊腹地，干旱连年，田少人多，土地贫瘠，水稻一年只能种一季。当地的农谚有云：

桐子打花才下种

立夏方开秧丘门

为了能够填饱肚子，当地农民收割一季水稻之后便放下镰刀，不再过问田里的事，纷纷挑起扁担、箩筐走向四方，挑南盐、抬轿子，经营各种小生意，自谋生路。他们的吃苦耐劳与精明强干声名远播，在中国南方与浙江温州人、湖南邵东人齐名，他们就是后来被周边县市称为“湖南犹太人”的祁东人。

祁山西麓的黎家坪至下马渡一带，毗邻湘江水系，水土条件极好，这里自古就有栽种双季稻的传统，比白地市那边每年能多打一倍的粮食。因此这里是祁阳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。大桥湾是“百马大道”上有名的商贸古镇，经济繁荣，加上这里产粮相对较多，是周边乡下灾民乞讨、打工糊口的好去处。

李际豪一家来这里逃荒，还有一个港（说）不出口的理由，那就是讨米叫化本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，不得不做的话，就得离家远一点，免得辱没了李氏先人。

据族谱记载，祁山西北的李氏先祖来自江西萍乡一带。我曾仔细研读过苍江桥的李氏族谱，果然与他姓不同，全谱体系完整，记载详尽，评述严谨，隐约有“皇家”风范。族谱上写得明白，高祖父李际豪是唐人李观的第41代孙。

李观（公元766—794年）字元宾，先为陇西（甘肃陇西）人，后家江东（江苏苏州，后迁江西萍乡）。生于唐代宗大历